

生一命一呼一吸

当代散文  
名家丛书

# 谁是胜者

张承志 / 著

风景虽然因地而异，但都涂着北方的旱渴黄色。屏息于大河之畔，我如一块锈石，凝望一派浩渺。冰冷的流雾如黯淡的襁褓，此刻的感情悄然而真切。这是中原，难离难舍的大陆。尽管浑沌中没有一点亮色，但是感激如一股医药的苦汤，滚热地淌过，穿透了堵噎的胸口。

张承志

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  
逼视的眼神  
——肖像摄影中“添加的解释”  
投石的诉说  
谁是胜者  
寺里的学术  
文明的入门  
公社的青史  
三种知识

盐官会  
尺幅为伴  
桃花面片  
吊瓶子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呜咽的马头  
给我视野  
卢浮宫外  
早期意味  
序跋题墨小集

幻视的橄榄树  
近处的卡尔曼  
泉州女  
石头的胜利  
匈奴的讖歌  
东浦无人踪  
鲁迅路口  
自由的街巷  
斯诺的预旺堡  
谁曾经宣言  
随他去幻想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 谁是胜者

张承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胜者 / 张承志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3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ISBN 978-7-5060-8073-6

I. ①谁…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7266 号

谁是胜者

(SHUISHI SHENGZHE)

作 者: 张承志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王丽娜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丽娜

责任审校: 孟昭勤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傅 愈 010-64258071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073-6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谁是胜者

## 目 录

幻视的橄榄树 \_\_ 001

近处的卡尔曼 \_\_ 017

泉州女 \_\_ 031

石头的胜利 \_\_ 036

匈奴的讖歌 \_\_ 059

东浦无人踪 \_\_ 084

鲁迅路口 \_\_ 091

自由的街巷 \_\_ 103

斯诺的预旺堡 \_\_ 110

谁曾经宣言 \_\_ 119

随他去幻想 \_\_ 126

盐官会 \_\_ 132

尺幅为伴 \_\_ 135

桃花面片 \_\_ 139

吊瓶子 \_\_ 142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_\_ 146

呜咽的马头 \_\_ 148

给我视野 \_\_ 153

卢浮宫外 \_\_ 158

早期意味 \_\_ 161

序跋题墨小集 \_\_ 164

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 \_\_ 177

逼视的眼神——肖像摄影中“添加的解释” \_\_ 181

投石的诉说 \_\_ 188

谁是胜者 \_\_ 197

寺里的学术 \_\_ 204

文明的入门 \_\_ 224

公社的青史 \_\_ 234

三种知识 \_\_ 243

## 幻视的橄榄树

### 1

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迷上了橄榄树。

最开始在摩洛哥时，我没有太留意它，现在忆起不能不说是憾事。若说它特别漂亮是夸张的；它其实只是一种低低蹲踞在黄褐山坡上的、灰绿色的大树。它覆盖的山坡田野，也并非如同南方那样一派碧绿的植被。

橄榄树种植的地方大都是炎热的半荒漠。栽了橄榄后，橄榄树长大并长了几十年后，也不过使大地呈现为一幅黄绿间隔的棋盘——这青绿树盖与红褐裸土斑驳的格子，无际无涯地随地势漫铺起伏，直至视野尽头，直至天地之交的远方。

“wo al-Tin-i ..... wo al-Zaytun-i.....”

遥远处传来的唤声，如一缕若隐若现的天籁，不易察觉地飘忽而来。我使劲凝神倾听，它已经远去了。那是什么？

接着在法国就感到了它的地位。艾合维的蔬菜沙拉那么好吃，他把

两米高的巨大身躯靠着门框，自信地望着我的狼吞虎咽。我不愿以后就吃不着，于是掏出笔记本，一句句仔细地问，开始记录这沙拉的做法。正写着，他问道：“在中国有橄榄油吗？”

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后，橄榄树更成了大自然的主角。人们经常谈论这种奇妙树木与农民的关系，与干旱土地的关系。听着他们的话我常想，没准它是地中海的第一植物，否则怎么如此被各种各样的人喜爱。

当我发现，西班牙农民大多是依靠它为生的橄榄农，他们的家乡是以酷热干旱著名的安达卢西亚时——我突然神不守舍。和人交谈着或者就在做客的餐桌上，视野中，突然在一瞬间哗哗地涌进了熟悉的重重山影。

我费力地辨认着，是西埃拉·内瓦达山么，怎么看不见上头的雪。那片血红的碱土断崖，怎么像是黑窑洞的后山。确实不知怎么回事，最近经常出现晕眩，甚至发生幻视。倒不觉得该去医院，幻视带来一种美妙陶醉。人可以趁生病，悄悄享受一番。

视野中，七月夏天的山一派黄绿间隔。我使劲揉揉眼睛，还是辨不出青青的是些什么。庄稼嘛还是树？心里正嘀咕，却看见一伙农民——我不由得乐了：那是我的亲房，西海固的兄弟。此刻，这一伙不熟王法的粗粒粒的农民，正挑着沉甸甸的油橄榄篓子，在公家的收购站门口排队。

在颜色暗绿青白的、叶子厚硬对生的密密梢头上，成熟的油橄榄成串成挂，果实累累。低低蹲踞着扎根在黄土中的大树，排开稀疏的间距。一棵，一棵，不尽的粗壮大树朝着山顶排排耸立而去，一直化成浓暗的绿云，遮住了同治十年他们坚守过的那座山岭。一个单薄的影子在那高处寻觅，近看时，原来是伊斯儿妈，她舍不得风吹落在山顶上的橄榄，正提着个布袋拾呢。

我意识到自己的幻觉。餐桌对面坐着一位阿尔普哈拉斯的农民，他正等着我的回答。怎能对他讲解清楚如此的梦境呢？我做出考虑一下的样子，悄悄让自己静下心来。我把玩着盛着 Alpujarras 牌橄榄油的、精致的玻璃瓶，它简直如黄琥珀般透明。

沉吟了一会儿，我保守地说：“大概，这种树不能在中国生长？”



但是大胡子的橄榄农不容辩论地断言：“不，它能在任何土壤里生长。”他像是猜到了我的心事，特别补充说：

“它特别耐盐碱，不怕碱大的土地。”

我又看见白崖子女婿和他姨父，正守着两个大缸卖橄榄油。公家的收购站依旧凶神恶煞，像当年不收胡麻一样，拒收农民的新产品。见你的鬼，我愤怒了。那是昂贵的橄榄油啊！难道……它抗住了白崖红沟的盐碱，成活了，结果了，榨出了巴黎吃的橄榄油？

我不信。什么叫白崖子？就是土质恶劣，土地泛碱，一面山崖都是白碱土的地方。大西北的地名学很简单，整个就是一个系统的描写。我急忙近前：好家伙，牌子正是“Alpujarras”。看见我，白崖子女婿他姨父不好意思地笑开了：“他巴巴，你看看：曹们（注：这是一个有趣的西海固语汇，意思是我、咱，与西北通用的“厄”不同。老师在语文课上常讲：曹们的曹，就是厄们的厄）再不种洋芋啦，这油的名字，叫一个橄榄油。失笑得很！”我追问：“啥一个油？你嘴里念下的听不真，啥？干乱油？”女婿是高中生，一边憨憨笑着补充道：“皮儿核儿都榨得油。还说是降胆固醇。出口走西班牙呢！”

猛地从遐思里醒来，留意到自己嘴角的微笑。此刻可不正坐在西班牙。我一怔，发现对面的农民们也微笑着，静静地坐在对面。

“Hola，”一个老汉咳了一声，他已经注视了我许久。

“中国有橄榄吗？”他问。

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体验，我为弄不清植物的名称来历而发愁。关于橄榄，我只能说，反正中文里有这个词儿。当我苦于不知答案的时候，我虽然还不知道北京的超市里有没有进口橄榄油，但已经知道中国人含在嘴里慢慢吮咂的、那种青涩的、大都腌制成蜜饯的尖头果子，并不是我们谈论的橄榄。

学习考古和伊斯兰知识的时候，我曾两次接触过这个暧昧题目。最开始是古泉州发现了巨大的古代沉船，一门新兴学科——水下考古应运而

生。那一阵我们学考古的翻阅的本本里，常有一个地名“刺桐”和泉州并用。心里也模糊有了这么一点印象：刺桐城，刺桐港，它是古中国的水门，是世界的大港。

后来读了张星琅编的中西史料，模糊记得刺桐这个词，像是一个舶来的词汇，心里概念闪烁不清。有一年翻过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印象里，刺桐城是阿拉伯人给泉州的雅号。阿拉伯语 zaytun 即英语的 olive：橄榄。

从那以后，我的心中便出现一个随意的印象：刺桐城泉州，应该是遍栽橄榄树的一座古代港口。

——所以我顺口回答说：

“虽然不多，但中国，大概有橄榄。而且，南方海边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名字就叫橄榄城。”

可别说反了，心里想。

这么想着，为了保险，查了一下书。

## 2

但是恰恰把事情说反了！

《伊本·巴图泰游记》记载了这个拗口的典故。多少年来不求甚解，我一直保留着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的错误实在不可饶恕。因为《伊本·巴图泰游记》是一本与我关系密切的书——它的中译本，是我家的世交、马金鹏伯伯费半生心血翻译的。书稿转辗曾经翁独健先生之手，那时我正读研究生，记得翁先生指着译稿特别对我讲过，名著翻译必须与其他译本对校，特别要经过与欧洲译本的对校。书的责任编辑是杨怀中先生，也是多年对我呵护的如同兄长的先辈。我该把它读得仔细才对。

伊本·巴图泰是十四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旅行家。他的旅行记有趣而重要。书告罄后二十年不得重印，最近承蒙摩洛哥国王（伊本·巴图泰是摩

洛哥小城丹吉尔人氏) 问及, 出版社才赶印了第二版。我抄几句:

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 是刺桐城。这座城里甚至全中国和印度, 都没有刺桐(油橄榄), 但却以刺桐为名。这是一座巨大城市, 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 也以刺桐命名。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 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艘, 小船无数……

伊本·巴图泰告诉中国人, 泉州乃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同时, 他也把泉州的美名传遍了世界。但这个他写下的泉州名字, 叫做 zaytun。巧的是, zaytun 和刺桐, 两个名字读来几乎同音。于是, 闽音和阿语、刺桐和橄榄、中国淡漠的海角小城和西方传说的天下大港之间的一连串的有趣误会, 就丝丝入扣地重合着展开了。

在整个中世纪, 世界不知泉州, 却在念叨着一个神秘的 zaytun 城。中国人把这个音还原时, 参考留从效植树故事(他是五代时的泉州长官, 曾经板筑泉州城, 并且环绕泉州遍植刺桐树), 渐渐把一个“刺桐城”的名字也叫得响亮。这座城的名气, 今日已很难理解。但在宋元几朝, 只有大都、广州等两三座城市能与它并列。

误读很快就消失了。经过桑原鹭藏、马坚等学者的辨析, 人们知道了大名鼎鼎的刺桐城, 就是泉州。也知道了 zaytun 并不是刺桐。

英文名 olive 的油橄榄树, 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为 zaytun。但在《圣经》被汉译的近代, 这种植物和果实随着基督的教示, 被译成了“橄榄”。而在另一条途径上, 阿拉伯旅行家听见泉州人嘴中满口“刺桐”, 他们四顾港口内外觉得奇怪: 这座没有 zaytun 却又被叫做 zaytun 的城市! 如此想着, 旅行家便在吟哦之间, 即兴地把它名之为 zaytun 城。

这样, 加上基督教经典之习惯汉译, zaytun 城就成了橄榄城。当然, 若一定咬文嚼字, 它也可以译成“油橄榄城”。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中国也自有一种橄榄，两头尖尖，味道甜涩，但不是油料作物。不仅刺桐树已经和橄榄树纠缠了一回，在地中海各文化和各宗教圣经中大名鼎鼎的油橄榄和中国南方人吃的青涩橄榄，也在混淆与争夺。在无言中，它和 olive 以及 zaytun 争夺着一个美好的汉语名称——究竟让谁做“橄榄”呢？

传承和翻译中的这个小误会，不知为什么让我喜欢。一切的理解和印象，都因为巧合的读音。刺桐在闽南话里的读音，和油橄榄在阿拉伯语中的发音，实在是太像了：zaytun。于是，闽语阿语叠音，地名树名转义，它们引导着多少人，转了一个误解、梳理、恍然、失笑、回味的圈子。

圈子好大呀。

比如这一句，今天看来这么译是不妥了：

没有刺桐，但却以刺桐为名。

因为伊本·巴图泰的本意是要说：

没有油橄榄，但却以油橄榄为名。

虽然最准确的办法，是避开刺桐或油橄榄两个汉语词，但那样的译文读着不会舒服：

没有 zaytun，但却以 zaytun 为名。

绕出了第一个圈子。可以休息一下脑子了，我疲乏地从逻辑的圈子里退出来，闭上眼睛。视野里，次第掠过了刺桐、油橄榄、涩橄榄的影子。急急闪过眼前的，是安达卢西亚起伏的山野，满山遍野的橄榄拉开株距，黄白的沙，黑绿的树。

那片旱渴苦焦的大山上，黄绿间隔地长满的是什么？

我似乎睡熟了。

不同的植物，相同的读音。于是导致了小小误解。但是它们使人喜欢得心疼，瞧它们的使命完成得多有趣。过去它们诱导了不确的传说，现在它们继续着译文的难题。

今天当然可以对号入座了，泉州本来就是刺桐城。但是，使它扬名天下的，是油橄榄而并非刺桐。区别了树，区别了果，最后还是面对着选择——把橄榄改译成“油橄榄”么？即便那样，能改变人们头脑中对《圣

经》最著名的洪水故事、对鸽子、对和平的橄榄枝的一切印象么？

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旧约·创世记》）

总之这个例子藏着不可思议的美感。愈发说也说不清了，橄榄，它究竟是什么？——我喜欢脑子里这暧昧的感觉。

若允许我来裁决——

中文的橄榄一词，以后专用于 olive 以及 zaytun。当然，依据是非法律的。第一为着它能榨油，它能使西海固变得富裕。第二，橄榄这个词已经无法替代。你想，当灾难结束的时候，飞来的鸽子嘴里衔着橄榄枝。它的形象，人对它的想象，已经是永恒的。

至于那种青涩的、两头尖的、吮吸久了回味微甜的果子，姑且叫它青橄榄或者青果。我们山东老家，就叫它青果。

我不是贬低青橄榄的味道。其实好吃不好吃，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若是二十年前我会这般地情系橄榄吗？我们那会儿只读过人民日报；橄榄枝，这圣洁的象征，被粗俗的宣传部长们肆意亵渎——在政治漫画里，橄榄枝，是帝国主义妖魔手中与炸弹并列的道具。

就这样，我体会了趣谈。一个调皮的精灵，它有着变幻的力量。它把两个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的概念扯在了一起，把隔膜的两类知识搭上了桥，自己却咯咯笑着逃去了，如那只咕咕叫着的神妙鸽子。

### 3

绕出了橄榄的圈子，还有第二个圈子——悄悄地在—边不语的，是刺桐。

能与那宗教文化名树混淆一番，估计刺桐也绝非等闲之树。我直感

到，这不会仅仅是一个读音巧合导致的误会；我猜出泉州的刺桐肯定也是一种奇树。这么盘算着，我等着走一趟泉州的日子。

这个念头，去一次南国的泉州，去瞻仰大名鼎鼎的圣友寺，并且亲身去确认橄榄树和刺桐两种树木的念头，在后来被成全了。

泉州城不仅失尽了昔日的繁荣，连脍炙人口的刺桐，也衰落凋零了。那种在古代怒放的嫩绿鲜红，那种绕城三匝密密高矗的刺桐树，那种刺桐花开满城红霞的景象，早已不可再求了。

果然又是一种奇树。

它美丽得简直使人不忍离去。据书上说，当年留从效夯土板筑泉州城时，围城栽满了这种树。书载它在夏季开花，叶青花红，娇艳美好。关于它有两首诗文遗墨，是两代官员各自以它比喻民生，显示比斗自己对于爱民以及爱花的见识的。读着想，看来刺桐在泉州，一定曾经使得人人乐道。于是，伊本·巴图泰的耳朵里，就被灌满了 zaytun、zaytun 的声音。

如今在泉州寻找刺桐，已不是一件易事——虽然有一个微型的刺桐公园，有一两条街路，稀稀落落地栽着它。——它不至于也如北京，被人以立交桥和市容的名义，用大锯斧头或者用坦克改装的重型挖树机，连根刨光了吧？

我看过的最漂亮的一株刺桐，是在厦门植物园里。拔节的树干光滑干净，鲜绿的叶片簇拥中，长条的红花瓣围成一朵一朵，默默地盛开着。如此的红绿衬托，如此埋没的美丽，使我这北方蛮人大吃一惊。向植物园里小商店借了一支圆珠笔，匆匆勾勒着它的线条，我心想，若是动员在这儿改种橄榄，泉州人会不同意的。

在泉州，我满街拦人问刺桐。他们开口时我赶紧竖起耳朵——啊，zaytun，听见了。我觉得如同品味音乐。这句闽南话，简直就和阿拉伯语一丝不差。

我又赶去清真寺，去听阿拉伯语的“橄榄”。

那是一个星期五，穆斯林聚礼的主麻日。我闭上双目，天籁般的阿拉伯旋律环绕着周身。沿着泉州寺的花岗岩石壁，庭院里飘荡着悠扬的

颂经声：

wo al-Tin-i ..... wo al-Zaytun-i.....

以无花果树起誓，以橄榄树起誓

——《古兰经·无花果章》

又听见了就是那个词。丝毫不差，他们嘴里发出的声音，就是 zaytun。我不禁暗自惊奇。多么巧啊，这一声，搅进了三种树两样果。这一声，把我们的心扯过了爪哇国，带到了地中海。

#### 4

说服西海固的回族农民种植橄榄，一开始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实在穷惯了，苦惯了，倒霉惯了。

还有，种洋芋种惯了。

我的宣传如同独角戏。一辈子没为什么费过这么多口舌。连续几年，从庄子里到林业局，我给寺里的阿訇、给学校的老师，给能说上话的书记、给说不上话的县长——津津有味地讲橄榄油怎么值钱，橄榄树怎么耐旱。还从网上查来资料，讲古罗马怎么把吃动物油视为野蛮、把橄榄油当成文明标志。

还是没人听。

于是我口干舌燥又十倍热情地，给他们讲全盛的科尔多瓦时代，讲穆斯林那时怎么聪明地分配灌溉水，怎样实施了国家规模的橄榄树种植。可是，从一对对奇怪地瞪着我的眼睛里，我明白了：任你说破了天也不管用。

对付他们，让他们俯首听言只有一招：请出《古兰经》。

沿着大名鼎鼎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科尔多瓦郊外是一望无垠的橄榄地

貌。今天我后悔没多拍些照片，而当时人就在橄榄林里穿行。我们的车几次擦着橄榄树梢，冲过林荫遮蔽的道路。一条厚叶片的橄榄枝，噗地拂进了车窗——和鸽子衔着的那枝一样。如此贴近橄榄树，感觉是很特别的。

在另一个地方我更近地接触过橄榄树。

那是依约拉，它比任何镇子更小但有井然的市中心，不能说是村庄。它位于格拉纳达的郊外，依着一个穆斯林时代的城堡，渐渐扩展而成。

我猜依约拉的橄榄，当年一定供给着格拉纳达。因为它不仅粗大、老龄，而且已然长出一种气势。我跨过依约拉镇口的公路，走进林子里。揪下一枝橄榄叶子。树林漫延而前，走进去以后，世上便只有橄榄林了。这样的橄榄林，无疑可以源源向都市输送最时鲜的橄榄果，以及最考究的橄榄油。

听说从叙利亚到葡萄牙，从摩洛哥到西西里，环绕着地中海最主要的植物就是橄榄树。依约拉的橄榄树呈着一种古老的感觉：它多根、低踞、巨大的伞盖遮蔽半边天空，使人不断地联想起古老的地中海。

一棵，又一棵，每一棵橄榄树都那么难以置信的巨大。我看不见密密梢头叶片间的果实，这种年龄太老的大树有拟人的感觉，酷似什么巨兽或大象。隔过沙地，前面又是一片。幸亏如此的株距，我想，这么大的树会给土地多么重的负载。这么想着，愈发觉得这无边的风土不可思议。

欧洲人或阿拉伯人都说，地中海文明与橄榄树丝丝入扣。罗马人把野蛮人（大概他们指的是游牧民）定义为：不知道铁、房子、宝石、橄榄油。希腊法律曾规定：伐橄榄树者处死刑。

地势起伏着，涌起丘陵和低谷。爬上高处以后可以眺望。变小了的橄榄树一丛丛，宛如西海固的洋芋地一样——默默地随着地势，升起来落下去。在依约拉靠近了它以后，我的心便患病一般，把这树再忘不成了。

这样视野壮观的橄榄林，我还在摩洛哥北部看见过一次。估计在安达卢西亚中北部干旱区，橄榄林会更壮观。我本想沿着地中海两岸把橄榄树的分布看个究竟；但是，能旅行已够奢侈，我不敢为了树，再设计更放纵的路线了。



从林子里返回依约拉，路过一片砂石的时候，我看见了伊斯儿妈。她被强悍的高原的风吹得摇晃，提着布袋，独自拾着落在地上的橄榄。我远远一望，大地浑如棋盘。橄榄树疏落地拉开株距，把西海固的不尽荒山一面面都点缀了。干旱的黄掺入了绿，单是植被就覆盖了贫瘠。

橄榄树的奇妙，是在它橡皮般干净匀称的叶片枝条呢，还是在它包含的神秘宗教内容？不知道。只是远望蔓延的青白暗绿，凝视随山岗起伏的浓重荫影时，人会感到不可思议。鸽子飞回到诺亚方舟或是努哈船上，它可爱的红喙里，叼着一个嫩橄榄枝。

在摩洛哥北部，沿着七姊妹山脉的斜坡，它遥遥地向东方伸延，顺着地中海的南缘一直伸延到波斯。凡是古罗马的旗帜和基督教示所及的地方，都栽种着这种树木。有了它土地便不再是贫瘠的了，坚韧的青绿抹在红黄的沙丘上，颜色获得了平衡。林带蜿蜒着，沿溪谷随意地涂抹着青绿，如一条古老的河。紧抱着流动的林带，旱渴的焦土在吮吸畅饮。

望着它，人会联想《橄榄树下的情人》最后的镜头。墨绿的橄榄林带流畅地弯曲着，引导着小伙子追求的心。最后，在树林与大地交融的尽头一切终于如愿：姑娘在橄榄林深处答应了，小伙子高兴得飞快奔跑，如那只衔着树叶的鸽子。欢快的音乐一涌而出，在橄榄林中穿梭流淌。

在西班牙南部，顺着堂·吉珂德仗义行侠的干燥地，它占据了一切干旱的地方。显然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时代的穆斯林继承了罗马传统提倡橄榄油；所以 zaytun 这个阿拉伯语汇挤了进来，成了西班牙语中的借词。我无法遑遍所有栽种橄榄树的地方，安达卢西亚就在眼前，这是我的独享，也是我的界限。

在砂砾和褐土块，在沙质的丘陵上下，巨大的五百年老树，罕见的千年老树，盘根错节地纠缠着枝干，撑挑着青白沉重的大伞盖。阳光射透的缝隙里，厚实的叶片闪着白光，抖动着《圣经》描画过的那种椭圆细长的线条。一排排，一片片，无限的橄榄林充斥了视野，消灭了干旱，主导了世界。洪水已成过去，神意已经降临，和平的新生活，终于开始了。

那只白鸽子，还在高天上飞翔么？